

(下) 集說小國法代近

種六一七第庫文方東

權
書 誌
館 社
發 編
行 印

ench Short Stories
 cial Press, Limited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二年十二月
 九月初版



回(東方文庫)近代法國小說集(二册)

(每册定價大洋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東方雜誌社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小售處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濟南太原開封鄭州西安南京 杭州蘭谿安慶蕪湖南昌漢口 商務印書分館 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 福州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 貴陽張家口新嘉坡

目次

二年花月的故事·····	佛朗西著(一)
聖母的賣藝者·····	佛朗西著(一二)
御父樣和御母樣·····	皮爾魯第著(二三)
癡·····	莫泊三著(三五)
五千法郎·····	莫泊三著(四七)
下鄉·····	莫泊三著(五九)
瘋婦·····	莫泊三著(七三)
爲母的·····	巴比塞著(七九)
作家傳略(附錄)·····	(八七)

二年花月的故事

佛朗西著
李玄伯譯

一

監獄守門的從法妮達窩乃前伯爵夫人進來以後，將門關上。據獄內的簿子上說，因為保全公共治安，將她捕來，但其實是因為她收存被驅逐的人在家居住。在監獄的書記寫她名字的時候，她坐在板凳上想道：『這回事為甚麼？我的蒼天！你要我作甚麼？』

管鑰匙的人的面色，雖然不凶惡，却是鹵莽。他的女兒——長的很好看——戴

着上面有國旗色的縷子同結子的帽子，非常令人羨慕。他將保麗娜引到一個大院子內。院子的中間，有一棵很好的槐樹。她在那裏等着他預備牀同桌子，在一個已關住五六個女囚犯的房內。那監獄已滿了；雖然每天將過多的送到革命裁判處同行刑廠，也是無用，分處每天送新的來。

在院子裏，法妮看見一個少婦方在樹皮上刻字，她認是昂豆乃特豆利亞，她小時間的朋友。

『你在這哪，昂豆乃特？』

『你在這哪，法妮？請你教他們將你的牀置在我的旁邊，我們有很多的話要說呢。』

『很多的話？豆利亞先生呢，昂豆乃特？』

『我的丈夫麼？！我親愛的朋友，我有點將他忘了。這是很不對，他平素待我很好。我想他現在不定在這個監獄裏呢。』

『你在這裏作甚麼呢，昂豆乃特？』

『低聲點說！幾點鐘啦？若已經五點鐘了，我將他的名字同我的一齊刻在這樹皮上的那個朋友，已經不在這個世界了。他從晌午就到革命裁判處去了。他名字叫致斯藍，是個自告奮勇到北方軍隊裏去的兵。我是在監內認識他的。在這樹底下，我們曾過快樂的時候。這是一個很可敬的人……但是我應當將你在這裏安置妥當，我的美麗的朋友。』

她挽着法妮，將她引到她有一個牀的屋子內。又得了看監的不將她們兩個朋友分開的准許。

她們商量好，從第二天起，同刷洗她們屋內的地磚。晚飯是由一個小飯鋪裏做來的，大家一齊吃。每個囚犯拿着他的碟子同木叉木勺（監內禁用五金的）來領那些應得的白菜炖肉。法妮見那粗桌上，圍着好些婦女，她們的歡樂，很教她驚怪，她們同豆利亞夫人一樣，梳裝的甚整齊，穿着新鮮的衣服。臨死她們還要留住教

人喜歡的念頭。她們的談話同她們的人一樣的漂亮。不久法妮就全知道了那些在監獄內——在那因為死更覺着愛情感刺的黑暗廠蓬內——直起直伏的暗幕。她在一個不能說明的震驚內，覺得握住隻手是一個大快樂。

她想起來那個愛她而她未答應的人。像懺悔一樣痛苦的後悔，直教她心碎。像狂樂似的熱淚，在她兩腮流下。在那照着桌子煙騰騰的燈光內，她留心看見她的同伴，眼內發狂熱的亮光。她自想道：

『我們要一同死了。爲甚麼我很憂愁，而且我的心驚駭，在這時候，爲這些女人着想，覺得生死同是一樣的輕。』

她在她的牢牀上哭了一夜。

二

甚閒的二十長天，又悶悶的過了。那些情人去尋找安靜及黑暗的院子，這天晚

上是空的，法妮被那小過道內的濕氣悶住，去坐在那圍住槐樹——院子滿被這樹遮住——的草地上。槐樹滿開着花。吹入樹的微風，出來的時候，也全帶着香氣。法妮看見在昂豆乃得刻的字的上面，釘在樹皮上一個字牌。在這字牌上，她讀出詩人非埃——同她一樣的囚犯——的詩。

在此無罪無疑的心，

溫愛的無辜者，

因為保護的樹的枝葉，

才能想着愛情，忘了他們的苦惱。

他是他們的溫柔的驚恐的密友，

不止一次，他被眼淚的洗滌，

你們，較少嚴烈的時間，

引到這院子內來，

敬愛，保護這恩惠的樹。

他安慰憂愁，他鎮定驚駭，

在他的葉子底下，人曾經過快樂。

看完了這些詩句，法妮還是呆呆的想着。她自己想起她的溫和及清靜的生活，無愛情的結婚，她的心全被音樂及詞章流連住，她一天價只照應友情，她是莊嚴沒有一點驚駭，後來一個漂亮男子的愛情將她繞住，但是未能達到她。她在監獄內更覺着他這愛情。想到她將死了，她又甚自己失望。一種將死的冷汗，一直的沁到鬢角上來。在這難過的時間，她仰看着多星的天。一邊自轉胳膊，一邊低聲說道：

『我的天呀！還給我那希望！』

在這個時候，一陣輕輕的腳步聲音，漸漸的走近了她。這是羅漬娥看監獄的女兒，來同她密談。

『女國民』這個好看的女子對她說，『明天晚上一個愛你的人，同着一輛車，

在天文台街等着你。拿住這包裹，這裏邊是同我所穿的一樣的衣服。在吃晚飯的時候，你在你的屋內將他穿上。你是同我一樣的身量，而且有一樣金黃色的頭髮，在黑影內，可以將我們兩人誤認。是我的那個看獄的情人——而且我們已將他連在密謀之內——到你屋子內，給你送去我買物用的那個籃子。

『你同他從那個通到我父親住房的樓梯下來，他有這個鑰匙——在那邊，門也未鎖住，也未守住，但是只要別教我父親看見。我的情人拿後背攔住屋子的窗戶。他像對我說的似的對你說：「再見啊，女國民羅恩，以後不要再這麼狠了。」你就安穩穩的走出門去。在這個時候，我從大門出去，我們再同找那個應當拉我們的車去。』

法妮聽了這話，如飲自然同春天的悠風，用着充滿人生的胸膛的力量，去吸自由空氣。

事前她就知她的救援。因為裏面攪着愛情的思想，她將兩手攔在心上，爲的保

護她的福樂。但是是一點點的細想——他素未甚利害的——制住了感情。她向着看監的女兒細看了一眼，說道：

『我的美娃，你爲的甚麼事，這樣爲我——你素來不認識的——盡力？』

『這是因爲，』羅思回答說，『你的情人給我許多錢。等到你自由了，我就嫁了我的情人孚朗單。你看，這是爲我自己出力。但是我救你比救旁人高興。』

『我謝謝你這個，我的娃娃。但是爲甚麼這樣呢？』

『因爲你使人可愛，而且你的好朋友離開了你甚是悲傷。就這樣定規了，是不是？』

法妮伸出手來，想抓住羅思向她伸着的那包衣服。但是立刻又縮回手去。

『羅思。你知道麼，將我們察出來，爲你就是死刑？』

『死刑！那小女兒叫道，『你教我害怕。呵！否，我不知道。』』

少停又鎮定了。

『女國民啊，你的好朋友可以藏起我來。』

『巴黎沒有穩當的地方。我很感謝你的誠意，羅思，但是我不答應這個。』

羅思呆瞪着：

『你要斷頭了，女國民，我也不能嫁孚朗單了！』

『鎮定些，羅思，我可以給你出力，一面不答應你所對我說的。』

『呵！否，那就是偷來的錢了。』

看監的女兒求了，哭了，懇求了許久。她跪下了牽住法妮的裙子。

法妮用手推開她，回過頭去，一線月光正照着那美麗的面上的鎮靜。

那時夜色很是可愛。一陣微風吹過，那棵槐樹搖着他帶着香氣的枝，散布淡色的花在那自願的囚犯的頭上。

聖母的賣藝者

佛朗西著
仲持譯

當路易王的時代，法國有一個窮苦的賣藝者，是康本地的人，名叫巴那貝，他從這鎮走到那鎮，到處演着技藝和武術。

晴朗的日子，他在公共的廣場裏，攤開一張破舊的毯子。使用一番歡樂的演說——這是他從一位老年賣藝者那里學來的，他一點沒有變更過——引集了孩子們和閒人們，那時他做出非常的神情，隨後在他鼻尖上，頂了一個洋鐵盆。起初羣衆，裝着冷淡的模樣。

但是後來，他面孔向下，在兩隻手上，支着身子，將六顆銅球拋向空中，在日光裏

閃耀着，又用腳將那些球接住了；或者向後彎倒，直到他的腳跟和頸項碰着了，使身子成了一個完全的輪形，這樣的姿勢，他就用十二把刀演着技藝；當那些時候，一陣喝采的聲浪，就從聽衆們發出，金錢雨一般落到毯子上。

然而，同那些靠才智生活的多數的人一樣，巴那貝須得用大大的努力度着生活。

在他額上的汗裏，賺着他的麵包，他所忍受的苦楚，比他因了我們的始祖亞當的過失，分得的刑罰還多。

而且，他不能夠恆久的工作，同他情願幹的一般。太陽的熱力和廣漫的日光，使他能够表顯出色的技藝，是和對於希望開花結果的樹木一般的需要。冬天時候，他正像一棵葉片剝落彷彿死了的樹。那永結的地面，於賣藝者是很困難的；他像蟋蟀一般，——這是瑪利佛朗西告訴我們的，（註一）在酷烈的季候，兼受凍餓的苦。然而他是心腸單簡的，他堅忍的熬受了他的疾苦。

他從未想到財富的起原，也不想到人間情狀的不平。他深信倘若這生命該是艱辛，未來的生命是不會不補償他的，這希望便儘存在他的心裏。他不像那些邪惡的賊頭賊腦的謀來安特盧們，（註二）將心靈賣給了魔鬼的。他從未褻瀆神的名；他正經的生活着，而且雖則他沒有自己的妻子，却不曾羨慕他的鄰人的妻子，因為如載在聖書的撒母耳記裏所說，女人常是壯勇的男人的仇敵。

老實說，他的性情，是不很喜歡肉的快樂的，在他看來，棄了酒樽的損失，比棄了拿樽的希勃還大。（註三）因為他雖然不是沒有節制的人，天氣漸熱的時候，他却喜歡喝一回酒。他是個偉人，畏懼上帝，並且很虔信聖處女的。

他進教堂的時候，沒有一回不在聖母的像前跪下膝髀，而且對她獻上這禱告：『聖母呵，看顧我的一生，直到我死了，使上帝喜悅，而且我死時，早使我享到天堂的歡樂罷。』

有一晚，在陰雨的日子之後，巴那貝趕着他的路，悲戚而且僕屈，臂上帶着他的

球和刀，裹在舊毯子裏，正在找尋一個倉屋，那邊他雖沒得吃，他總可以睡覺；他在路上，看見一個寺僧，和他同方向的走着，便恭敬的向他行了禮。當他們一樣快的走時，互相說起話來。

『朋友，』寺僧說，『你渾身穿着綠的衣服幹什麼去呢。或者要在什麼奇異的戲裏，當一名脚色嗎？』

『並非，好教父，』巴那貝回答。『你見我這樣，我名叫巴那貝，職業呢，我是個賣藝者。要是永遠能够供給人每日的麵包，世界上就沒有更愉快的職業了。』

『巴那貝朋友，』寺僧答說，『當心你所說的。沒有職業比寺院生活更愉快的了。那種生活的人專心於上帝，聖處女，和諸聖的讚美；當真的，宗教生活是對於主的不絕的頌歌。』

巴那貝回答道：

『好教父，我承認我說得同愚昧的人一樣。你的職業，無論怎樣，不能和我的相